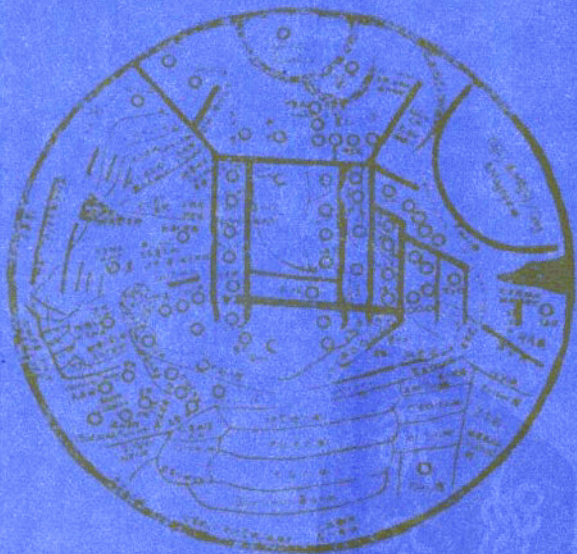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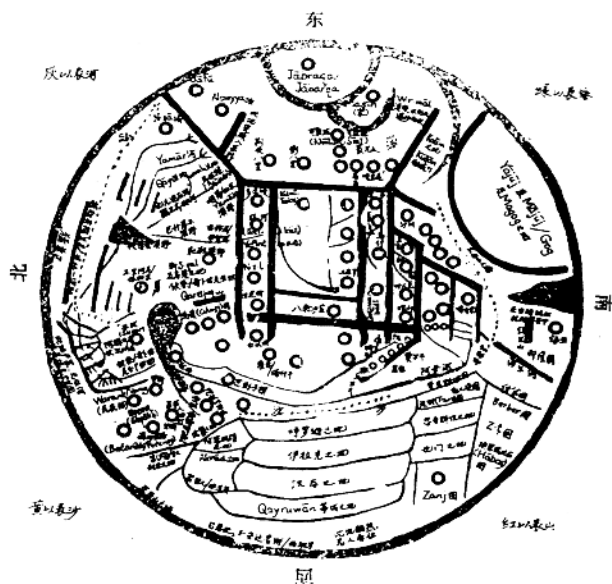
回纥史

林幹 高自厚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②《突厥语词典》中的圆形地图



④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石刻



回鹘文字母表

No	间首	间中	间末	读音	No	间首	间中	间末	读音
1	ㄅ	ㄆ	ㄇ	[a]	12	ㄏ	ㄏ	ㄏ	[d]、[t]
2	ㄆ	ㄆ	ㄆ	[c]	13	ㄏ	ㄏ	ㄏ	[d]
3	ㄇ	ㄇ	ㄇ	[ə]、[i]	14			ㄏ	[3]
4	ㄇ	ㄇ	ㄇ	[o]、[u]	15			ㄏ	[z]
5	ㄇ	ㄇ	ㄇ	[ø]、[y]	16	ㄏ	ㄏ	ㄏ	[j]
6	ㄏ	ㄏ	ㄏ	[b]、[f]	17	ㄏ	ㄏ	ㄏ	[f]
7	ㄏ	ㄏ	ㄏ	[w]	18	ㄏ	ㄏ	ㄏ	[m]
8	ㄏ	ㄏ	ㄏ	[ɛ]	19	ㄏ	ㄏ	ㄏ	[n]
9	ㄏ	ㄏ	ㄏ	[ŋ]	20	ㄏ	ㄏ	ㄏ	[r]
10	ㄏ	ㄏ	ㄏ	[χ]	21	ㄏ	ㄏ	ㄏ	[s]
11	ㄏ	ㄏ	ㄏ	[g]、[k]	22	ㄏ	ㄏ	ㄏ	[ʃ]
					23	ㄏ	ㄏ	ㄏ	[t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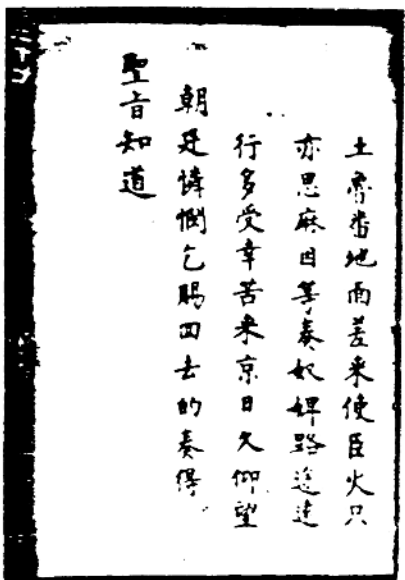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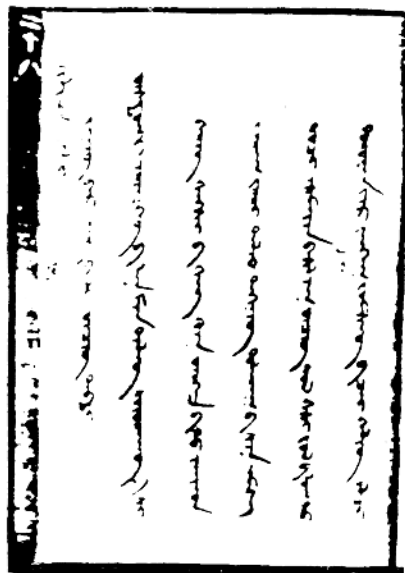
⑤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写本片段



[illegible]

⑥元朝畏兀儿人斌通卖身契(回鹘文)

⑦明代高昌馆来文



⑧高昌馆来文汉译



⑨吐魯番伯孜克里千佛洞壁画

(画面有古焉耆文题记)



⑪吐鲁番佛洞画像
(画面有回鹘文题记)

前 言

回纥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游牧部族。它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兴起于漠北草原，其后活跃于今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和楚河流域各地，对我国和中亚的历史都曾发生重大的影响。

回纥自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之后，迭经变迁，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历程，若从其先世丁零、高车（敕勒）、铁勒算起，则更长达两千多年，而今天我国的维吾尔族和裕固族，与回纥也有民族渊源关系。但由于这本《回纥史》与林干著的《突厥史》（198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姊妹篇，且同列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之一，故凡在《突厥史》中已经叙述过的都不再重复，而本书的下限，则按照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叙述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为止。

回纥史是一门新兴的世界性学问。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鄂尔浑河畔古突厥文回纥碑铭的被发现及吐鲁番考古资料之公诸于世，回纥史遂日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而主要研究成果却是在近半个世纪内取得。据统计，从1919—1989这七十年间国内汉文期刊先后发表的回纥史论文（包括译文）计有350篇左右，其余用维吾尔文发表的尚未计入^①。

专著方面，计有：

① 从1919—1982年国内汉文期刊发表的回纥史论文目录，业已由林干收集、整理，发表于《民族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1983年以后的回纥史论文目录，今属亦将继续发表。

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段连勤著《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魏良弢著《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58年及1981年先后出版；

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

程溯洛、任一飞合著《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在台湾出版的计有：

李符桐著《回鹘史》，文风出版社1963年出版；

刘义棠著《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出版。

此外，在大陆，以维吾尔文出版的计有：

阿吉·努尔阿吉著《简明喀喇汗王朝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库尔班·外力著《我们使用过的文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

外文专著被译成汉文出版的计有：

（日）安部健夫著《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日）佐口透著《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以上仅就我们所知者而言，因囿于见闻，可能还有不少为我们所未知者。

上述回纥史的论文和专著，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诸如回纥的族源、民族形成、民族构成、社会状况，以及政治、经济、军

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习俗、观念等，都有人进行探索，但是，除了部分佳作之外，大多不够深入。故回纥史的研究，截至目前为止，仍不妨说仅在起步。至于成果比较显著的，却在史料的汇辑、翻译、注释与出版这些方面。

在汉文史料中，除了“正史”（二十四史）、别史、历代官方文书及名人笔记等都有关于回纥的记载外，应该提到：

（法）哈密顿编《五代回鹘史料》，耿升、穆根来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特别珍贵的当推古突厥文回纥碑铭及其它回纥文献的翻译、注释和出版。古突厥文回纥碑铭是回纥人自己的忠实记录，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价值极高。自这些碑铭被发现以来，外国学者首先进行研究。后来我国学者王静如曾将部分碑文译成汉文（仅译了一个碑），但是依据欧洲文字转译的。我们这本《回纥史》所附的六个回纥碑铭，则是由突厥语专家、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教授直接从古突厥文原文译出，故切近原碑的本来面目。1983年，耿世民又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一书，集中介绍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回纥文经卷（均有拉丁字母转写和汉译文）。据统计，由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并已刊印的古回纥文世俗文书近二百件，莫高窟、榆林窟已普查出回纥文题记近四百条。耿世民还将元代的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翻译注释，刊登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还有，明代的回鹘文高昌来文，是保存下来的最晚的古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现已由胡振华、黄润华将它转写为拉丁字母，同原有的汉文一起，合辑为《高昌馆课》一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出版。

此外，畏兀儿文、突厥文、波斯文等历史文献的翻译出版，也很重要。其中现已译成汉文出版的计有：《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中亚蒙兀儿史一拉失德史》、《和卓传》等，史料价值都是很高的。《突厥语词典》已译成维吾尔文出版，但汉文译本尚未问世。用维吾尔文出版的还有：毛拉·穆萨·莎依然木的《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和《安宁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毛拉·阿吉的《布格拉汗列王传》（喀什维吾尔文化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还有尚未译成汉文出版的《喀什噶尔史》、《编年史》等数十种回纥史料，则在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稿》、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及刘志霄的《维吾尔族历史》中，分别作了介绍，并在各该著作中部分地翻译和引用了这些史料。

流传在民间的回纥口头历史资料也很丰富。其中最著名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已由耿世民依据法国巴黎图书馆藏的史诗抄本，译成汉文，定名《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附加“注释”和“词汇表”，并将回鹘文转写为拉丁字母，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最后，还有被誉为“流传千余年的东方音乐史上的巨大财富”的古典音乐遗产《十二木卡姆》，也由民族出版社与音乐出版社于1960年联合出版。

综上所述，可见近半个世纪以来，回纥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史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居多。这无疑地是对回纥史的研究在史料上的一个突破。有了史料上的突破，就有在史学上突破的可能和前提。我们这本《回纥史》正是在充分利用了上述各种史料、特别是在充分利用回纥族自己留下的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这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由于回纥史的研究刚在起步，因此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回纥史中的很多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见仁见智，说法分歧。例

如：回纥的族源问题；回纥的西迁问题；回纥西迁后有关回鹘三大汗国建立的各种问题；东察哈台汗国与《明史》所称“地面”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本书对于上述各个问题虽然都进行了探索，但不敢说都有能力解决它，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

本书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千多年的回纥族在历代的变迁，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族兴衰、政治演变，及与其他各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一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叙述，以期将回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出一个轮廓。

于此有须说明者：由于本书为我们二人合作写成，其中有些问题，例如回纥汗国被黠戛斯击溃后是否分三支西迁及喀喇汗王朝是否实行双王制等，高自厚已提出了新的见解，故与《突厥史》回纥部分的主张略有歧异，但全书的主要论点，我们二人却是一致的。本书的体例与《突厥史》相同，但因由高自厚创稿，故风格也有独异之处。

承蒙突厥语专家耿世民教授把他直接从古突厥文译出的回纥碑铭附入本书，使本书的学术价值提高不少；又蒙民族学专家、原新疆社会科学院谷苞院长及西北民族学院夏米西丁副院长（维吾尔族）对本书的关怀；还有，本书的出版，有赖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西北民族学院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大力资助。在此，谨一一表示谢意。

林 幹 1990年冬书于内蒙古大学

高自厚 1990年冬书于西北民族学院

内容提要

汉文史料中的“回纥”一词译自古回纥文，是Uyğur一词的转写。回纥之名来源于部落名称韦纥、乌护，其语义为同盟互助或联合团结。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改称回鹘，取义为“回旋轻捷如鹘”。故自唐至宋，回纥与回鹘两种译名常混用于汉文史籍之中。蒙元以后，又译作畏吾、畏兀、畏兀儿。清代多用“回部”，虽非译名，实指回纥（非指回族）。

回纥为铁勒各部中的一支。铁勒在北魏时称敕勒，亦称高车。高车有六氏（六部），韦纥居其一，其游牧地区在今土拉河北。此外，以今日的天山为中心，还有乌护。韦纥与乌护俱为回纥一词的同音异译。

在隋代，突厥统治大漠南北，铁勒诸部均处于突厥的奴役之下。回纥的先民韦纥亦臣服于突厥。公元605年，铁勒诸部反抗突厥，韦纥联合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叛离突厥，自号俟斤（官号），称回纥。据见这时铁勒诸部中韦纥部已逐渐强大起来，组成以回纥为首的回纥联盟。联盟的首领名时健，出自回纥部的核心氏族药罗葛氏。回纥的游牧中心在娑陵水（今色楞格河）畔。唐贞观初，时健死，其子菩萨继立，以五千骑击破突厥十万骑，由是“声震北方”。

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协助唐军击灭漠北的薛延陀政权，占有了薛延陀的部众和地区，并自称可汗，

从此回纥成为大漠南北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贞观二十一年春正月，唐朝在薛延陀、回纥及铁勒其它各部地区设置六府（都督府）七州，以回纥部为瀚海府（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朱尔乌台河畔），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从此回纥地方与唐朝中央的联系大为加强。其时回纥已发展壮大为九个氏族，其中以药罗葛氏居首，是组成回纥部落的核心。这九个氏族通常称为“内九姓”或“内九族”。此外，铁勒也有八个部落加入回纥部落联盟，其中以回纥部居首，通常称为“外九部”或“九姓铁勒”。回纥部落既有“内九族”与“外九部”之分，说明回纥部落本身的发展及回纥部落联盟的壮大，同时也说明回纥作为一个部族已经形成。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突厥复兴，重建东突厥汗国（史称“后突厥”），兼并了大漠南北的各部，回纥亦为所并。为了摆脱突厥的统治，回纥与后突厥统治者展开了斗争。斗争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在唐军的配合下，击灭后突厥政权，自称可汗，唐封他为怀仁可汗，回纥汗国正式建立，牙帐（政治统领中心）设在漠北咀昆河（今鄂尔浑河）上游的乌德鞑山（即于都斤山）。

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葛勒可汗磨延啜（公元745—759年）和登里可汗（牟羽可汗，公元759—780年）在位时，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唐朝有四位公主先后嫁给回纥可汗，每次回纥可汗嗣继时，均上报唐朝并受唐封拜。终唐之世，回纥与唐朝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

回纥汗国共传十三位可汗，至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被黠戛斯所灭。

回纥是游牧部族，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十分发达。狩猎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农业，汉文资料未提，但回纥突厥文碑铭《铁尔痕碑》说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之

间有耕地。手工业有制造车辆和金属冶炼、打制兵器等部门。商业主要是以马匹交换唐朝的茶叶和丝绸（缣、绢）。在地方上，回纥与唐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贸易。

回纥社会的性质是奴隶制。《磨延啜碑》多次提到奴婢（奴隶）及虏掠人口。

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突厥制度，“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可汗的子弟称“特勤”，典兵的将领称“设”，大臣有叶护、颉利发、始波罗、梅禄、啜、俟斤、达干等，都是世袭。回纥由于长期接受唐朝政府的领导，受到中原政治的影响，也采用了若干唐朝的官制，置有外宰相、内宰相、都督、将军、司马等。可汗之妻称“可敦”。可汗、贵族、酋（伯克、牧主贵族）是统治阶级，牧民和奴隶是被统治阶级。回纥统治者不仅剥削本族劳动人民，同时也压榨他们控制下的各族。他们在所控制的各族中，派驻大批的“监使”，专门勒索贡赋。

回纥人本以毡帐为室，随水草迁徙。及至汗国建立之后，也出现了定居的城市，如在色楞格河建造的富贵城（回纥都城），在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建造的可敦城。由于城市的出现，汗庭更为豪华，有楼房宫殿，汗庭周围筑有围墙。交通工具具有马、高轮车和毡车。

回纥通用的语言是回纥语。回纥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回纥本无文字，汗国之初使用突厥文，后用粟特字母拼写回纥语，形成了回纥文。此外，汗国时期的回纥人还使用汉文。《铁尔痕碑》、《牟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都是用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写成的。

回纥人的口头文学很发达，著名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到了汗国时期，书面文学也迅速发展起来。回纥人以能歌善舞著称。

回纥人的婚俗有如下特点：一是以纳马为聘礼，二是男尊女

卑和夫权思想业已形成；三是收继婚（妻后母）制的存在；四是一夫多妻的现象较为普遍。回纥人死后，高车时期为土葬，汗国时期不详。

回纥人以狼为图腾。原先信仰萨满教，后来又信仰摩尼教。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回纥）汗国被黠戛斯击灭后，以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为中心牧区的回鹘各部分纷纷流亡逃散，或南下，或西迁，从此回鹘历史进入一个分裂和割据的时期。这个时期，曾经长期居住过的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牧区已完全放弃，各部在逃散过程中及逃散后，重新占领新的牧区或投奔其它地区的同族。当时游牧于今天山南北及河西走廊的回鹘各部虽未逃离，但也受到漠北汗国灭亡的重大影响。他们不能不接纳从漠北逃来的大批回鹘同族并与之结合，由此而形成了新的回鹘集团。这个时期，因为正处于回鹘败亡和逃散的过程及后来复兴、重建三大政权（即喀喇汗朝、西州回鹘、河西回鹘）的中间阶段，因此称之为“流亡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唐末、五代之际（即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逃亡流散的回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南下的乌介十三部；二是归附唐朝的黠戛斯各部；三是依附黠戛斯的各部；四是以庞特勤为首西迁的十五部。此外还有后来兴起于天山的仆固俊部，但它与庞特勤所部的关系不明。

西迁回鹘的一部分与原来驻牧于今中亚楚河流域的回鹘、葛逻禄结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汉文史料称之为“葱岭西回鹘”。在王朝境内，除回鹘这个主体民族及逐渐成为回鹘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葛逻禄外，还有其它的民族和部落。其中有些是铁勒诸部之一，原是回鹘的近属支系，因而在王朝存在期间，大多融合于回鹘。这些民族或部落：一是样磨；二是古斯；三是处月；四是突骑施；五是粟特。